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二十六回 雲陽生仗義下江南 王守仁懼禍投錢塘

卻說狄洪道同了王能，翻山過嶺，來到大石山背後。正走之間，只見山坡上松樹底下一人叫道：“狄道兄，許久不見你，今到那裏去？”洪道回轉頭來一看，認得是雲陽生的徒弟，叫做包行恭，乃蘇州吳縣人氏。便道：“包賢弟，你一向好？今日令師在家麼？”行恭道：“他在那裏煉丹藥。道兄要尋他時，小弟同你去便了。”洪道道：“多承賢弟。”一路說著閑話，早到茅廬門首。行恭先進去通報了，請洪道入內。洪道見了雲陽生，拜見過了，叫王能也來拜見。

雲陽生問道：“賢侄，聞你依附宸濠，求取富貴，今到此間則甚？”洪道道：“弟子愚昧無知，誤就其聘。後來窺見他所為不善，今已出了陷阱。”便把到姑蘇起直至金山寺一席，說了一遍，“特來求請師伯下山相助，以救一方良民百姓。”雲陽生道：“宸濠久後必反，今去其羽翼，自是正理。但我丹藥未成，不得抽身，奈何？”洪道再四苦求，雲陽生方纔依允。便吩咐行恭好生看守丹爐，俟其火候到了，便可停熄。遂到裏邊更換行裝。

與洪道等正要動身，只見來了一個女子，身穿淡紅襖兒，生得態度娉婷，豐姿絕世。

雲陽生道：“賢妹來此何事？”女子道：“道兄，我昨到都中，那王守仁只因保奏戴銑一疏，被西廠太監劉瑾假傳聖旨，將他廷杖五十，打得死而復蘇，現謫他做個貴州龍場的驛丞。這也罷了。那劉瑾打發心腹家人，送信與寧王宸濠，叫他命刺客沿途伺候，務把王守仁結果性命。你道這劉瑾心腸狠麼？”雲陽生道：“你便怎的？”女子道：“我欲暗中護送于他。”雲陽生就把前事說了，“我今要到江南，何不一同而去？”女子道：“這也甚好。”洪道道：“師伯，這位卻是何人？”雲陽生道：“你不聞陝西五女俠麼？便是那紅衣娘、紫綉兒、碧裳仙子、元衣女、白災丹這五個，都是轟隱娘一流人物。此位就是紅衣妹子，他道術還勝令師許多。”四人遂同出了大石山，僱了四乘牲口，一路由河南、安徽下江南而來，還須時日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這兵部主事王守仁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智謀足備，秉性忠直，不附奸黨。那時武宗正德皇帝，有個得璽太監，叫做劉瑾，執掌營務，威權甚大。他與寧王一黨，欲謀不軌。家藏戈甲，外養力士。只因要害戴銑，被王守仁保奏，所以懷恨，將他降做貴州龍場驛丞。

王守仁出了京都，一路來到金陵，來見父親。他的父親名叫王華，現為南京侍郎。

見了王華，告訴一番都中之事，帶了兩個家人，僱一乘車輛，來到鎮江。欲想叫船，從長江錢塘一路而走，只是天色已晚，就在北門外張家客寓過宿。心中悶悶不樂，吩咐家人取了一壺酒來，自斟自酌。聽得隔壁房內歡呼暢飲，就在壁縫中張看。只見六個人在那裏吃酒，都是英雄豪傑的樣子，心中想道：這一班何等之人，看來皆是非常之輩。內中一個武生打扮的，尤覺威風凜凜，相貌非凡。便走將過來，驚動他們一齊立起招呼。

問了尊姓、府居，便對鳴皋道：“貴處有個賽孟嘗君徐鳴皋，卻是足下何人？”鳴皋道：“這個便是同姓不同宗的。”守仁見他應答支吾，早已瞧著幾分。眾弟兄你一杯，我也一杯，大家說說談談，十分得意。王守仁說起目今宦寺專權，奸臣當道，英雄豪傑不知埋沒了許多。這班位高爵重的，都是庸流，只知阿附權閹，深為浩嘆。“我看公等皆是當世英雄，只可惜無進身之地。”大家嘆惜了一回。

守仁回到房中安臥，眾人都也寢息。只有鳴皋睡不著去，一眼看見房門外一個人影爍的過去。鳴皋扑的跳將起來，蹶出門外。只見一人遍體黑色，腰間一把雪亮的魚腸，正在隔壁房門外偷窺。鳴皋起三個指頭，在此人肩胛上一把擒拿抓住。那人便叫：“好漢饒命！”王守仁聽得，即便起來看視。只見一人身材短小，相貌凶惡，渾身元布緊身，腰內雪霜也似的一把匕首，被鳴皋擒住在彼。鳴皋喝道：“你這廝要死呢，還是要活？”那人只叫“饒命”。鳴皋道：“你那裏人，叫什麼，來此則甚？實說了，我便饒你。”那人道：“好漢，小人只為飢寒兩字。家有八十三歲的老母，三日沒米，故此情急了，想來偷盜東西。”鳴皋道：“呸，一派胡言！你只不到三十歲模樣，卻有八十三歲老母？既有此飛身本領，不去富戶大牆門偷盜，卻來這個地方，明明是來行刺。卻是何人指使？從實供來！”便把指上用一用工夫。這人連叫饒命，情願供了：“好漢，不干我事。只因我家王爺奉了都中劉太監之命，叫我來行刺降職兵部主事王守仁老爺。我從姑蘇一路迎上來，要到南京。今日見王老爺到此店內，故而要來動手。”鳴皋道：“你叫甚名字，你家王爺是誰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周名紀，江西人氏。我主人便是寧王兀歲。”守仁道：“你主人單命你一人到來，還有別人？”周紀道：“王爺共命三人，分頭刺你。打聽得老爺在金陵，故而都在這條路上。”正在說著，那眾弟兄盡皆起身。一枝梅道：“賢弟，這等東西，畜他不得，殺了免害他人。”鳴皋道：“大哥說得是。”遂將他腰內匕首抽將出來，只一揮，頭已落地。一枝梅取出些些藥末，彈在頸內，立刻把周紀尸首化成一灘黃水。

守仁知道這一班弟兄都是劍俠之輩，便向鳴皋作揖謝道：“若非壯士相救，我王某定遭毒手。”鳴皋等方知此人便是王守仁。“因何到此？”守仁便把劉瑾作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鳴皋道：“我等一路相送老爺，以防奸人暗算。”守仁道：“承蒙仗義，實銘肺腑。只是路途遙遠，不勝其防，奈何？”眾人商議一回，沒個良法。鳴皋道：“我有一計在此，明日王老爺僱船動身，我們眾弟兄也僱一船，一路相送。到了前途，只消如此如此，便可無事。”守仁同眾人齊拍手道：“好計！”守仁便向眾人細問各人根底，大家從實說個從頭。守仁大喜道：“我主洪福齊天，得這班豪傑，暗中替國家辦事。這些朝臣豈不愧死？實在可敬！”遂勸鳴皋等出仕為官，博個封奄蔭子，青史垂名。鳴皋等謝道：“某等屢惡寧王，他豈肯相容？況且天生野性，難就拘束，只得罷休。”守仁嘆惜一番，與眾人結為兄弟。

到了天明，叫了兩號舟船。眾弟兄先到船中等候。少頃，守仁帶領家人也下船中，一路向錢塘行去。到了晚上，停泊在船多地方。守仁暗自把帽子、靴子丟在江中，自己跨到鳴皋船上。羅季芳掇一塊大石，向江中拋去，只聽得骨冬一聲。季芳大叫：“救人！”那兩個家人假意大驚起來，大喊：“快些救人！王老爺投江死了！”嚇得舟人魂不附體。大家點起火把，一齊來救。驚動眾鄰船大家忙亂，相幫撈救，那裏有個影響？兩個家人停船在那裏，一面吩咐打撈尸首，一面到杭州府衙門投告。

那杭州知府姓楊名孟煥，卻與守仁同年好友，得了這個信息，十分惑悼，連忙來到船中勸視。見守仁有遺書遺稟，並有絕命詩一首，內有“百年巨子復何極，夜夜江濤泣子胥”之句。楊孟煥信以為真，大哭感傷，親自做了一篇祭文，在江邊哭奠一番。回到省中，申告上司，出奏朝廷，說貴州龍場驛丞王守仁墮江身亡。那家人回到家中，將真情告訴一番。介生已到家中，拈魂立座，成服掛孝不題。

且說王守仁同了眾弟兄慢慢的回轉余姚。那一日停舟宿夜，旁邊一只大船，扯起一面黃旗，旗上大書“欽命江南巡撫部院俞”。守仁知道是故人俞謙，是個足智多謀、忠心赤膽之人。便叫舟人遞過名帖，上船拜見，將以前之事細細說了一遍。俞謙大喜，便親自同了守仁來到舟中，與眾弟兄相見。逐一問過姓名，便向鳴皋致謝，贊其智勇雙全，對眾英雄說出一樁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